

1940-1941 年
第 1 卷第 1-5 期

陽明學 第一卷 第一期

目錄.....一——二

緣起敘.....一——二

序二.....三——四

簡章.....五——六

通啓.....七——八

講義.....九——二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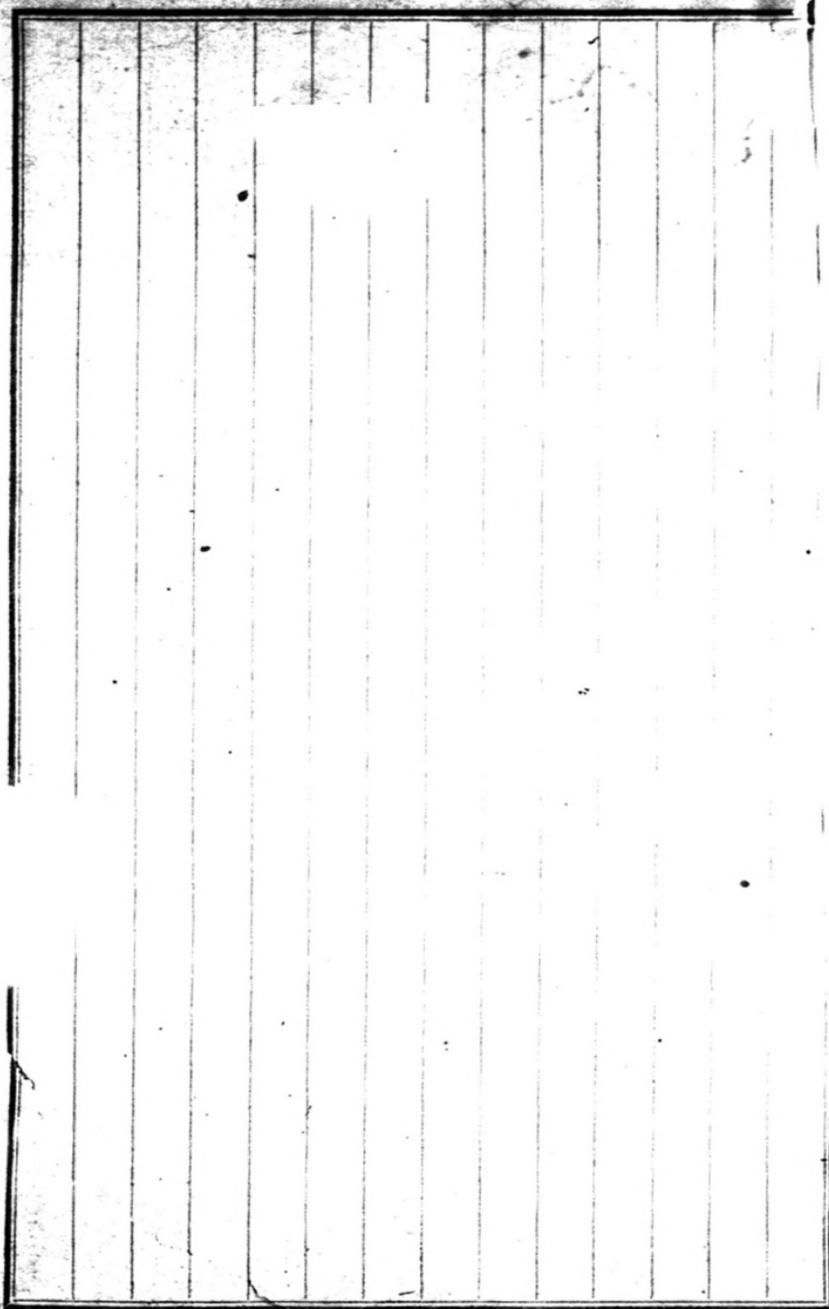
陽明略傳.....二五——三四

大學問.....三五——四〇

拔本塞源論.....四一——四四

傳習錄.....四五——五〇

A 951999



陽明學社緣起敘

道莫成於良知所以行其良知者厥惟本體之明未嘗息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一語是陽明所得於朱子扼其吭而鑿其腦開其鑰而出其寶使人隨根受用因遇成形見仁見智各得其所居天下之大端以精義致用安身崇德怡然渙然而無拊心內傷者端惟此而已矣道之不行也蓋所以錮其良知者亦多途大患隱於小成磨棱合拍識知倒置之種種矯揉誅求以窒人聰明支離破碎以亂人耳目使不得恢弘志意內增其氣稟之拘外加其物欲之蔽以此益深沒溺而不得自由夫豐其蔀而見其斗欲人之疑疾不日增情好不日阻何可得哉使舉世戚戚冥冥而更欲解其困厄得其所樂近之則行乎聲色貨利之表取舍自在以弘濟達之則履乎仁義禮智之途進退無恆不離羣坦坦蕩蕩受用無邊渥而不緇磨而愈堅死而不朽壞而常全者自非有以復其初曷由致之哉斯誠孔孟之本意學人之所當敬止者也同人等緬懷先賢欲弘遺教因有陽明學社之設冀與上智達道不恥下問日進光明中材敏學交相鑽研次第同證聊識斯言以表嚶鳴求友之忱使老成典型風流日永後生可畏繼繼承承則豈惟吾道之幸亦人類之幸也凡有同心盍興乎來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八月王心湛識

陽明學社總起敘

序二

心的虛靈明覺即所謂本然的「良知」這「良知」的發用流行無不是道所以即是道心這是人所同具的一人的心如此天下人的心莫不如此千百世以前的如此千百世以後的也是如此這是心同理同即所謂「天下之大本」依這「良知」而行即所謂天下之達道陽明以為這是學問的頭腦也是聖人教人的第一義故其講學以「致良知」為主腦既簡易又真切能直指心體實在是千古聖學的嫡傳也即是吾人本分的事所以君子酬酢萬變當行的即行當止的即止當生的即生當死的即死從這知是知非的「良知」直道而行心安自然理得換言之就是我良心上歡喜如此真是無上的快樂而且此不是難能的事本來有不慮而知的「良知」不學而能的「良能」但為種種的物欲所障蔽又被種種支離破碎的學說所害弄得習焉而不察行之而不著放棄自家的珍寶向外尋求孟子說「道本在邇反而求諸遠事本在易反而求諸難」豈不是自己辜負自己麼我嘗省察錮蔽「良知」的地方隨處都是偶一放弛便走作了在上智的人一念自覺自然能致其「良知」恢復固有的本體在中下的根器沒有教和學雖然不容易省悟但是「良知」並沒有欠少一經啓發便如睡即醒了至於古人之教訓雖不少但是落於一面的很多能夠從根本上說起一直

貫穿到枝和末澈上澈下猶如藥的「阿伽陀」能治衆病這陽明「致良知」說最簡易最真切真可謂金丹一粒點鐵成金因此和兩三同志發起這陽明學社很希望天下有心人同來講求林萬娘敘

陽明學社簡章

- 一 本社講學以王陽明之學為主故名曰陽明學社
- 一 本社修學之程序以尊德性為本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為節目凡可以疏滄性靈者皆得自在研究之
- 一 本社以學問之道天下為公故有教無類不分畛域不拘性別有志研究皆可入社惟須社友一人為介
- 一 本社集合之宗旨視通常之結社不同所貴不踰大閑不事苛求故無法定之規則居常集會以聖賢豪傑之言行良知以引發一己良知及以朋友各抒所得互相感發輔益以進於高明光大之域
- 一 本社講題及著述文字一以能策發良知為本其他宗教哲學攷据詞章言語政事有合於正義者得酌取之以資旁證
- 一 本社以文會友先出特刊以後擬出月刊或季刊依平常講演紀錄定之
- 一 本社請通儒碩彥及有奇才異能可資攷鏡者隨時講論開示
- 一 本社社友散處四方如道遠不能詣社則可通訊研求互相切磋其住社講論期會另定

之

一 本社社友其知行為公認高遠者當推為特別社員

一 本社既有講說以畜其德凡遇有正義所在公道所存人倫風俗攸關之事凡我社友皆當盡其力之所及肩負而贊助行之以求履踐之明而無負所學

一 本社經費除入社金每人拾圓外由社友量力捐助其力有不及者免之經費之支配公議定之

一 本社社址暫假上海愷自適路仁昌里二十號待後規模粗具擇地擴充

一 上列簡章有未備處得隨時修正

本社成立通啓

敬啓者竊惟常道不變百世之損益可知教思無窮六經為憂患所興今事變非常風俗日薄
同人以振民育德道莫盛於良知因有陽明學社之設有教無類絕門戶之私尊聞行知唯道
義之公講學宗旨略具簡章風仰

先生德望崇隆雅量闊達不敢自外輒以就正同人不敢景行行止雖未能至知終終之敢不
自勉所望垂察微誠不遺迂陋引而教之扶而翼之斯道之幸也

陽明學社同人謹啓

本社成立通告

陽明學講義 第一期

王心湛講

名義

一陽明學 一良知學 一心學

陽明所講的學說 稱陽明學 此學最值得尊重 所以用他的名字為名 至於陽明的學理 以致良知為主腦 因為信仰他的學理 所以又稱為良知學 良知是心的本體 所以又名為心學 這三個名稱 各有意義 楷定的說 良知學的名義最切當 何以故 不言心而言良知 揀一切妄心 皆不得為心 或言心而不言良知 以離棄本心 實無良知可言 良知是靈明不雜的心 能知是知非 知善知惡 講良知易明 講心難了 心有真妄 良無不善 這樣分明一說 已講得徹透明白 上面所講楷定的話 也可領會了 講到本社的名稱 不用良知而用陽明 這是取陽明兩字 知道的人多 良知兩字 知道的少 本社為提倡講學 求其普及起見 所以用陽明學社為名 至於心學的名字 本起於書經 書經的原文是「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 後來道統相承 以此十六字為聖學心傳 所以聖學也稱心學 到宋陸象山講心即理 陽明又起而大講 學者因稱陸王的學為心學 心學的名義

我在稽山校中 曾經講過 今再略闡途徑 以增益其所未言 心是學的體 學是心的用 心貴常覺 所以心外無學 學貴盡心 所以謂之心學 這幾句話 頗有至理 智者會此 就於心學思過半矣

學理

一心即理 一知行合一 一致良知

心即理的說 陸象山講得很多 今舉他切要的來講 他說「宇宙即吾心 吾心即宇宙 東海有聖人出 此心同 此理同 西海有聖人出 此心同 此理同 南海北海有聖人出 此心同 此理同 千百世以上 至千百世以下 有聖人出 此心此理 無有不同」 又說「心一心也 理一理也 至當歸一 精義無二 此心此理 實不容有二」 又說「心外無事 心外無理」 象山所說 可謂深切著明 在後陽明所說的 更加鞭辟近裏 他說「良知是天理的昭明靈覺處 所以良知即是天理」 這兩句話 解說心即理 真是簡而明 他又說「良知只是個是非的心 是非只是個好惡 只好惡 就盡了是非 只是非 就盡了萬事萬變」 這是說萬事萬變 盡在於知是知非的良知 換一句說 就是心外無事 他又說「這純乎天理的心

發於事父便是孝 發於事君便是忠 發於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 只在此心去人欲
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這是說心外無理 並且說應用的工夫 學者能了解這一段
話 就於心即理的意義 可無疑問 我為希望學者徹底明瞭 再加注腳 須知有這
心 才能成其為天地萬物 沒有這個心 雖有天地萬物 亦終是渾沌未分 洪荒草
昧的世界而已 可見得天地萬物一切的道理 盡是良知所發見流行的理 黃梨洲說
「盈天地皆心」 陸象山說 「塞宇宙一理」 兩人的話 正好打成一片 其他如
佛氏所說 「心外無法」 「理事無礙」 大抵不出陽明所說 以上所講 是心即
理的大要

陽明所說 「知行合一」 就是佛氏所說的 「解行相應」 「理事無礙」 他的
見地很高 有說他是偏重實行 有說他是對於先知後行 或先行後知的調停 皆於
陽明的本旨 不曾完全了解 陽明說 「知是行的始 行是知的成 聖學只一個工
夫 知行不可分為兩事」 又說 「知的真切篤實處即是行 行的明覺精察處即是
知 知行工夫 本不可離」 又說 「若會得時 只說一個知 已自有行在 只說
一個行 已自有知在」 他的理論 完全是知行一貫 並無偏重 「他答門人所問

的話 古人所以既說一個知 又說一個行 只為世間有一種人 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 全不解思惟省察 只是個冥行妄作 所以必說個知 又有一種人 茫茫蕩蕩 懸空去思索 全不肯着實躬行 也只是揣摩影響 所以必說一個行 此是古人不得已 補偏救弊的說話 若見得這個意時 即一言而足 今人却就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 以為必先知了 然後能行 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 做知的工夫 待知得真了 方去做行的工夫 故遂終身不行 亦遂終身不知 此不是小病痛 其來已非一日矣」

這一段話 意在應病與藥 說得何等痛快 又如他所說 「惡念偶起 不能使之退除 復身行之 此便成過」 這所謂慎獨工夫 真是陽明知行合一的本旨 此陽明得力處 實從大易所說 「知至至之 知終終之」 的兩語得來 讀他全集 便知陽明所說致良知 是人心的根本 是聖賢的血脉 是造化的精靈 這三字 本出於大學的致知 孟子所說的良知 孟子說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 其良能也 所不慮而知者 其良知也 孩提之童 無不知愛其親也 及其長也 無不知敬其兄也 親親仁也 敬長義也 無他 達之天下也」 這一章書 看得不透 以為是狹義的倫理 其實聖學意在大體 推而放之 舉一兼三 何所不盡 愚夫不了 反謂之狹

實不堪發一笑 孟子說「仁之實 事親是也 義之實 從兄是也 知之實 知斯二者弗去是也」 將孟子的話 注解孟子所說 義最相應 至所謂達之天下 即是人人親其親 長其長 而天下平的意義 陽明說「良知之在人心 互萬古 塞宇宙 無有不同 所以良知是天下的大本 致此良知而行 即是天下之達道 直到天地位 萬物育 盡在乎此」 至於良知既為人類所同具 何以人類有聖愚的差別 這因為聖人能致其良知 愚夫愚婦不能致 所以陽明提出致字 教人自致 致是盡其極的意義 論語說「人未有自致者也 必也親喪乎」 孝經說「居則致其敬 養則致其樂 病則致其憂 喪則致其哀 祭則致其嚴」 這幾個致字義同 所謂盡其極的盡字 又與盡心的盡字義同 盡心與致良知 名異而實同 良知的大義 孟子本已說明 經陽明發揮 愈加光大 陽明是直指心體 比古人所說 尤為簡易真切 直截明顯 而且本體工夫 一以貫之 「陽明自謂是孔門正法眼藏」 這話誠然 千古聖學的心傳 自孟子以後 能全提的 只有陽明 孔子說「人能弘道」 陽明實功垂萬世 他所說的入神精義 舉不勝舉 學者讀他的全集 如入寶山所見的無不是寶 隨手拾來 受用不盡 今所講的 只是大要 致字尤為要中的要

切願學者注意 又陽明的學說 徹上徹下 本來一貫 今列為三大綱 是分晰的講法 學者須融會全文 又須知致良知三字 是全身的頭腦 以上所說 根據陽明的話居多 尚有佛氏的話 大可印證 如儒家所說 「人所同具的良知」 即佛氏所謂 「一切衆生 皆有佛性」 儒家說 「聖人可學而至」 即佛氏所謂 「衆生皆當成佛」 儒家說 「道一而已」 即佛氏所謂 「一真法界」 又謂 「唯此一事實 餘二則非真」 學者當明乎此 此實第一義 此是吾人一大事 切勿視為空言 吾嘗於此切 曾有一詩 可為上來所講的末後句

儒佛所同為此事 聖凡之別在殊塗 陽明直指心源說 致得良知是丈夫

源流

今所講者 是陽明學源流 源是發源 謂開其先 流是支流 謂傳其後 所謂發源 即是先儒所說的道統 上期講心學名義篇中 已講其大略 今為解說源流 因取孟子所說 再為引伸 孟子說 「由堯舜至於湯 五百有餘歲 若禹皋陶 則見而知之 若湯則聞而知之 由湯至於文王 五百有餘歲 若伊尹萊朱 則見而知之 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由文王至於孔子 五百有餘歲 若太公望散宜生 則見而知之

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由孔子而來 至於今百有餘歲 去聖人之世 若此其未遠也 近聖人之居 若此其甚也 然而無有乎爾 則亦無有乎爾」 這一章書 歷敘道統相承 以心傳心 重在知之兩字 知是心領神會 之是指道而言 所謂知之 即是以心傳心 實證此道 所以必須知之 方是心傳真諦 方是道統實際 他書所敘道統 多以行言 孟子獨以知言 何等扼要 須知聖聖相傳 止是一知 見知 聞知 不過時間的先後不同 總而言之 此知不泯 此道不絕 所以古人說 千古聖學 只一知字盡之 如陽明所倡致良知 即知即行 與孟子所言 如出一人 所以我說陽明的學 直接孟子 至於孟子所說 「由孔子而來 至於今百有餘歲」的話 正如孔子所說 「文王既沒 文不在茲乎」 同是以道自任的意旨 孟子最後所說 「然而無有乎爾 則亦無有乎爾」 這是任重道遠的懷抱 言之何切 唐人詩句云 「前不見古人 後不見來者 念天地之悠悠 獨愴然而涕下」 這四句話 正可形容孟子的感想 至如韓退之所說 「孔子傳之孟軻 軻之死 不得其傳焉」 悠悠千載 茫茫墜緒 直待濂洛關閩 才起而振之 至陽明而發揚光大 所以我說自孟子以後 能全提的 只有陽明 所以我講陽明學的淵源 推重孟子 根據孟

子的話 徵明陽明的學 真是孔孟嫡傳 黃梨洲說「自姚江指點出良知 人人現在一反觀而自得 便人人有個作聖之路 故無姚江 則古來之學脉絕矣」 這話極是 恰好作此結論 以下所講是陽明學的支流 陽明弟子徧天下 人數衆多 分齊不一 據黃梨洲明儒學案所載 浙中 江右 南中 楚中 北方 粵閩 秦州 共有七派 如近人所編關於陽明學派等書 加上再傳數傳 攷見補遺 其數更多 欲知其詳 須考明史 陽明全集 陽明弟子所著各書 又須參攷 明儒學案 聖學宗傳 理學宗傳等書 今所講的 約舉大要而已

徐愛 字曰仁 餘姚人 是陽明妹婿 為王門最初高弟 陽明初講學時 從游的不過鄉里之士 曰仁最先 蔡希淵 朱守中次之 陽明曾說 曰仁之溫恭 希淵之深沉 守中之明敏 皆予所不逮 曰仁死時 年止三十有一 陽明曾說 曰仁我之顏淵 傳習錄上卷前十四條 皆曰仁所問

蔡宗克 字希淵 山陰人 林見素謂其中有餘養 祇見外者之輕 故能壁立千仞 朱節 字守中 山陰人 嘗自言得力於愛衆親仁二語 然親仁必由愛衆得來

王畿 字汝中號龍溪 山陰人 弱冠 受業陽明 資性明朗 辯才爽快 親炙陽明

最久 當時 四方來學的人 先由龍溪與緒山 疏通大旨 然後卒業於陽明 常與
緒山講學於四方 吳楚閩越江浙等處 皆有講舍 年八十六始卒 在王門弟子中
見地最高超 聲望亦最盛 所講多精義入神 詳見傳習錄與龍溪全集 所傳陽明四
句教 其所說四無的論 曾得陽明印可「謂汝中見得此意 只好默默自修 不可執
以接人 上根的人 世亦難遇 一悟本體 即見工夫 物我內外 一齊盡透 此顏
子明道 不敢承當 豈可輕易望人」 龍溪嘗說「天下無不可與之人」 所以周
流四方 接引不倦

錢德洪 號緒山 餘姚人 陽明平宸濠亂後 歸越 緒山與范引年等數十人同受業
後與龍溪同舉南宮 不就廷試而歸 自是四方來學者雲集 與龍溪往來參究 一
提師門宗旨 歸之自得 翕然有風動之機 在野三十年 無日不講學 江浙楚粵之
間 嘗與龍溪迭主講席 緒山與龍溪 親炙陽明最久 而所得不同 龍溪從心體悟
入 緒山就事上磨練 天泉證道問答之際 各言所見 陽明說「汝中須用德洪工
夫 德洪須透汝中本體 二君相取為益 吾學更無遺念矣」

張元冲 字叔謙 山陰人 陽明說「吾門不乏辨慧之士 至真切純篤 無如叔謙

者」叔謙每與學者說「孔子之道一以貫之」孟子說「萬物皆備於我」

良知之說如是而已又說學者當先立志不學為聖人非志也其揭於坐右曰

惟有主則天地萬物自我而立必無私斯上下四方咸得其平

鄒守益字謙之江西安福人初以大學先格致中庸首慎獨積疑不釋後聞師

說「獨即所謂良知慎獨者所以致其良知戒慎恐懼所以慎其獨也大學中

庸之旨一也」得豁然開悟已後闡發師門宗旨深切著明陽明說「以能問不

能以多問寡若無若虛犯而不校謙之近之矣」

歐陽德字崇一少時從學陽明與鄒守益聶豹羅洪先共相切磋後與豹及

徐階等並致顯位嘉靖中詔四方學子集靈濟宮講良知學崇一與徐程聶三人

實為主盟

何廷仁號善山江西雩縣人謁陽明於南康時師旅事繁嘗助講席與薛中離

魏藥湖諸子接引來學不厭覲縷學者益親陽明沒後與同志講學時人語曰

浙有錢王江有何黃指龍溪緒山善山及黃洛村洛村名宏綱善山同縣人善

山論學務為平實嘗言吾人須在起端發念處察識於此有得思過半矣

聶豹 號雙江 永豐人 陽明在越 雙江以御史按閩 過武林 欲渡江見之 人言
力阻 雙江不聽 及見 大悅曰君子之所為 衆人固不識也 陽明征思田 雙江問
勿助勿忘之工夫 陽明答書言 一此間只說必有事焉 不說勿助勿忘 專言勿助勿
忘 是囊空鑄也 陽明既歿 雙江時官蘇州 謂昔未稱門生 冀得再見 今不可
得 於是設位北面再拜 始稱門生

羅洪先 號念庵 吉水人 幼時聞陽明學 心即慕之 傳習錄出 讀之至忘寢食
後又心契聶雙江歸寂之說 闢石蓮洞以居 足不出戶者三年 王龍溪恐其專守枯靜
不達當機順應之妙 訪之於松原 問曰近日行持 比前何似 念庵曰 往年尚多
斷續 近來無有雜念 雜念漸少 即感應處便自順適 龍溪嗟嘆而退 念庵初有疑
於陽明之學 及至功夫純熟 乃洞然無間 初訂陽明年譜 尚稱後學 後改稱門人
以緒山龍溪為證

周衝 字道逋 宜興人 陽明講道於虔 道通往受業 又從於甘泉 謂湛師之體認
天理 即王師之致良知 與蔣道林集師說為新泉問辨錄
戚賢 字南玄 全椒人 少聞陽明之說 心契之 及官於浙 遂執弟子禮 每語學

者 千聖之學 不外一心 惟格於意見 蔽於嗜欲 始有所失 一念自反 即得本心 其談學不離良知 而意氣激昂 足以發之

蔣信 字道林 常德人 陽明赴謫龍場 廬郡西潮音閣 見道林詩 驚曰此人有志十分端確者 遂偕閻齋見陽明 後語閻齋曰 如卿實 便可作顏子 道林嘗自謂平生學問 多自貧病中得之

魏良器 號藥湖 嘗從學陽明於洪都 又隨至越 時王龍溪為諸生 落魄不羈 居與陽明為隣 見往來講學者 每竊罵之 藥湖多方誘致 卒使見陽明稱弟子 錢緒山臨事多滯 藥湖每戒之曰 心何不灑脫 龍溪工夫懶散 則戒之曰 心何不嚴慄 其不姑息如此

穆孔暉 字玄菴 山東堂邑人 研精六籍 潛心聖學 雖二氏諸書 時擇其精者詳說之 謂吾心原無分別相也 嘗論心學之要曰 鑑照妍媸 而妍媸不着於鑑 心應事物 而事物不染於心 自去自來 隨應隨寂 如鳥過空 空體無礙 識者服其妙悟

南大吉 號瑞泉 渭南人 從陽明學 得實踐致力肯綮處 謂人心自有聖賢 何必

他求 彼時 當事的人 以排斥陽明 牽及瑞泉 後致書陽明千數百言 惟以得聞道為喜 急學問為事 恐卒不得為聖人為憂 略無一字及於得喪榮辱之間 陽明歎曰 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 未易以涉斯境也 復書為論 良知要旨 且說 關中自橫渠已後 今實自南大吉始

薛侃 號中離 廣東揭陽人 師事陽明於贛州 並與其兄牽子姪等共學 由此陽明學盛行嶺南 陽明歿後 遠遊江浙 與羅念庵會於青原書院 已而入羅浮講學 所著有研幾錄 或人疑陽明學類禪者有三 一廢書 二背朱子 三涉虛 中離一辨之 其發揮王學 雖不及龍溪心齋 而篤信實踐 則無所讓 曾說 儒學不明 其障有五 有文字之障 有事業之障 有聲華之障 有格式之障 有道義之障 五障有一 自蔽真體 若至寶埋地 誰知拾之 間為異學竊柄 誰復顧之 曰五者皆理所有 曷謂障 曰惟其帶有故障 又說古今物障者易解 理障者難解 良知自存自照 渾無方體 無涯限 若着個良知亦是障

王艮 號心齋 泰州安豐場人 幼時家貧 父使治商 又業醫 皆不終其事 二十
五歲時 過闕里 謁孔廟 慨然而說 是聖人者 可學而至耶 歸取孝經論語大學

日誦之 袖中逢人質難 久而信口談解 如或啓之 居常以經證悟 以悟證經 發明自得 不泥傳注 三十八歲時 始為陽明弟子 初謁陽明之門 反覆論致知格物 歎謂簡易直截 某所不及 便下拜 稱弟子 及退至館舍 繹思所聞 間有不合 自悔太輕易了 明日再見 直告所悔 請再論辨 陽明說 有疑便疑 可信便信 不為苟從 甚善 又反覆論難 曲盡端委 竟大服 執弟子禮如初 陽明退後語 門人曰 吾擒宸濠 無少動 今却為斯人動 此真學聖人者也 心齋言動奇矯 時或以為狂 陽明致書責之 因而還至會稽 陽明以其意氣太高 思裁之 及門三日 不與見 一日送客出門 心齋長跪謝過 陽明不顧 心齋隨入至庭曰 仲尼不為己甚 陽明揖之起 自是益斂圭角 就平坦 養粹氣和 令人意消 陽明歿後 歸家授徒 遠近皆至 陽明而下 以辯才推龍溪 然有信有不信 惟心齋於眉睫之間 省覺人最多 謂百姓日用即道 語持功太急者曰 君子不以養心者害心 有問放心難收者 呼之輒應而起 問汝心現在 復何求乎 曰即事是心 更無心矣 即心是事 更無事矣 陽明弟子徧天下 牽都爵位有氣勢 心齋以布衣抗其間 聲名反出 諸弟子上 心齋格物說 以格如格式之格 即絜矩之謂 吾心一矩也 天下國家

如一方式 矩正則方形亦正 故心正則天下國家亦正也 方形正則格成 故曰物格
上列諸賢 皆王門高弟 師事陽明 如七十子之服孔子 至於諸賢學說 雖有同
異 實歸一致 蓋論其入處 容有各得其性所近之別 覈之實際 如大海一滴 其
味皆鹹矣 在陽明亦嘗自言 此個良知 愈用愈覺無盡 善學之者 磨歷諸家門庭
則陽明面目 頓還舊觀可也 如或不然 守其一得 抑亦可以為人 堪稱同學矣
如世儒所論 或以成見 過為抑揚 亦間有失當 老子云 言有宗 事有君 吾
人既講王學 以陽明為宗 則於諸賢學說 當以陽明之所印可者為徵 庶學有所本
言不離宗 上來所講陽明學源流 至此而止 猶有所感而不能已於言者 由陽明
而來 至於今三百餘歲 抑有英絕之士 起而領袖之者乎 跂予望之矣

陽明先生傳

文成王守仁字伯安號陽明紹興餘姚人成化壬辰九月三十日生父海日公華舉進士第一寓京師祖竹軒公攜先生北上時十一歲矣過金山寺對客賦詩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客大驚異復命賦蔽月山房隨口應曰山近月遠月覺小便道此山大如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闊明年就塾師問何為第一等事塾師言讀書登第耳先生中不然曰此未為第一事其為聖賢乎戊申十七歲親迎諸氏於洪都合登日偶出閒行過鐵柱宮遇道士跌坐與語夜遂忘歸冬歸越過廣信謁婁一齋諒故游吳聘君康齋門者為語聖人必可學而至深契焉壬子二十一歲舉於鄉入京徧讀晦庵書習為格物之學署中多竹即取竹一物格之沈思不得至成疾遂自委聖賢有分且隨世就解章之學明年春南宮下第同舍有為恥者先生曰子以不第為恥吾以不第動心為恥戊午年二十七歲自念解章藝能耳不足以通至道求師友於天下不一遇心持惶惑復遵晦翁循序致精之法行之然物理吾心終判為二沈鬱既久舊疾復作遂有遺世入山之意己未二十八歲舉進士上疏陳邊務八事辛酉以刑部主事審錄江北游九華山宿化成寺是時道者蔡蓬頭善談仙先生以禮請問蔡曰尚未頃之至後亭再拜請問蔡曰尚未問再至三蔡曰汝後

堂後亭之禮雖隆終不忘官相一笑而別聞地藏洞有異人坐臥松毛不火食歷險訪之異人方熟睡先生坐傍撫其足頃之醒視曰路險何得至此因論最上乘曰周茂叔程伯淳是儒家兩個好秀才壬戌請告歸越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遂先知久之悟曰此簸弄精神非道也又屏去思遺棄世累獨不能置念於祖母與父久之忽悟此念生于孩提此念可去是斷滅種性矣明年移疾西湖往來南屏虎跑諸刹甲子在京師聘主山東鄉試識拔多名士九月改兵部主事乙丑在京師乃專志講學與湛甘泉定交嘗謂初至此學幾仆而興晚得友甘泉而後吾志益堅毅然不可遏時年三十四正德改元丙寅奄瑾竊柄逮繫言官先生抗疏救之瑾矯詔收杖謫貴州龍場驛丞既行瑾使人尾偵之將甘心焉丁卯先生至錢塘托跡投江附估船邂逅颶風飄至閩境夜奔山徑叩寺求宿不納趨野廟倚香案臥蓋虎穴也夜半虎繞廓哮吼不入及旦僧見先生無恙異之邀至寺則前鐵柱宮所晤道士在焉因與商遠邈計道士曰汝有親在不可因為筮得明夷遂決策返由武夷出廣信而歸省海日公於留都是年徐愛及蔡宗克朱節受學秋三子舉於鄉冬赴龍場龍場故在萬山叢棘中地虺蜺瘴癘蟲毒之交錯龍人鵠舌言語不通無居舍就石穴而處始教之範土架木為茨從行三僕以歷險冒瘴皆病先生躬折薪汲水作糜以飼百方慰解之而自為石槩以待盡先生於時困衡動忍不惟得失

榮辱胥已解脫即生死一念亦皆拚置端居澄默晝夜參求忽一夕大悟寐中若有神啓不覺呼躍從者皆驚至此始信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伎倆見趣無一可倚向之求理於事物者一切皆誤證之六經四子無不脗合因著五經臆說時年三十六矣居龍久之龍人亦漸親狎共伐木為構龍岡書院何陋軒玩易窩居之貴州提學副使席書聘主桂陽書院問朱陸同異先生不語朱陸而告之以其所悟書懷疑而去明日復來示以知行合一之旨豁然有省曰朱陸異同無事辨詰求之吾性本自明也庚午量移廬陵令過常德見門人冀元亨輩俱能卓立先生色喜因與諸生靜坐使自悟性體且曰此非欲坐禪入定蓋因平日為事物紛拏未知為己欲以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工夫耳抵廬陵不事威刑專務開導人心僅七月治幾無訟冬入覲與黃宗賢館論學館自言有志未實用功先生曰人患無志不患無功後契良知旨始納贄稱門人卒為先生託孤以女妻其胤子是年陞南北部主事辛未改吏部驗封司同察方叔賢獻夫時為郎中位在先生上聞論學有契遂執贄師事焉尋轉文選員外壬申陞考功郎中冬陞南太僕少卿便道歸越癸酉至滁州日與門人遨遊瑯琊灑泉閭環龍潭而坐者常數百人歌聲振山谷從游之衆自滁始甲戌陞南鴻臚卿五月至南京薛尚謙侃陸原靜澄郭善甫慶來受業與徐愛輩同聚師門日夕漬礪不懈初先生懲末俗卑污引接多就高明一路乃近漸有空

虛為放言高論者深悔之自是論學只教為省克實功丙子四十五歲陞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十月便道歸越越士王思與語李本白陽明此行必立事功本曰何以知之曰吾觸之不動矣丁丑至贛贛當四省之交諸巢賊不時四出劫掠為患而時宸濠潛蓄不軌陰與賊通為之曲護以此積至數十萬衆先生蒞任纔旬日即議進剿凡三月而漳寇雖平樂昌龍川諸賊巢尚多嘯聚先生為文諭之首長盧河等即率衆來降惟池仲容負固不聽十月平湖廣橫水桶岡諸寇酉長謝志珊就擒問曰汝何策得聚衆若此志珊曰亦不容易平生見世上魁傑好漢多方招致斷不輕易放過先生退語門人曰吾儕一生求友當如此矣冬奏以削平諸地建崇義縣戊寅征三泖以書示薛侃曰即日抵龍川明日入巢四路並進賊有必破之勢矣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翦除鼠竊何足為異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大丈夫不世之偉績也三月泖頭酉長池仲容見諸巢悉破始懼率其黨九十三人皆捍首來見先生館待之察其偽明年正月以計盡殲於祥符宮先生自惜終不能化為之眩暈嘔吐者久之是夜將半先生親率軍直搗下泖及西路皆平四月班師諭發所屬立社學五月奏立和平縣六月陞副都御史蒞贛甫逾年凡三捷皆役不再籍兵無挫刃其初至兵乏矣第選民兵立兵符明賞罰以練之而不征調狼達土兵食匱矣第疏通鹽法處商稅以足之而未始加賦

編民開縣置司立學移驛一時經略皆千百年至計在事燕居則挽強習勞出兵則躍馬先驅經營出入不暇甯居而意思安閒常若無事門人數十相隨揮塵談道未嘗以造次輟也七月刻古本大學及朱子晚年定論八月門人刻傳習錄九月修濂溪書院四方來學者日衆十月舉鄉約已卯鄒謙之守益來學六月奉敕勘處福建叛軍至豐城聞宸濂變急走小舸返吉安飛章上變與知府伍文定等定謀徵兵各郡並傳隣省仗義勤王時鄒謙之趨見曰聞宸濂誘舊賊葉芳兵夾攻吉安矣先生曰芳必不叛曰彼從濂望封拜可尋常計乎先生默然良久曰天下盡反我輩固當如此做一時胸中利害如洗時宸濂已攻南康九江進圍安慶我師旣集僉請急救安慶先生以為非策不如先舉南昌法所謂攻其必救是已乃誓師樟樹授文定等方略俱如期至信地先生親鼓之三軍競奮登城城遂拔宸濂聞南昌破悉衆歸援僉謂賊衆咸宜堅壁待援先生曰賊進不得還無所歸氣已消阻出奇擊情便遂接戰於黃家渡賊兵鼓譟驕甚我兵稍却文定立銃炮開火燎其鬚殊死戰大敗之明日復戰擒濂江西平方先生入南昌時日坐後堂對士友論學洞開中門令見前後報至登堂遣之時有言文定焚鬚及兵前却狀者衆咸失色先生徐起如側席遣牌斬其前却者還坐復理前語論學後聞濂擒衆咸色喜先生愀然曰濂雖擒第恐傷死者衆耳亦復論學如常先生旣擒濂露布奏捷不宣時奸

奄導上親征駕發京師遣先鋒諭令縱濠鄱湖俟駕至臨戰執之謀叵測矣先生亟從越道獻
俾行在抵錢塘以俾付近侍張永永固璫中稱良者遂自稱病臥西湖淨慈寺中候進止久之
敕兼巡撫江西冬返南昌庚辰駕在南都時奸佞百計讒構譖先生有無將心且云試召必逆
命先生知其謀聞召即乘小舫亟趨行在至上新河諸奸沮之不得見退次蕪湖入九華山待
命踰月上使校覘之諗先生宴坐草庵中上始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前言者誣矣乃命還江
西過開元寺刻石記事其年夏復如贛大閱士卒教習戰法奸臣江彬遣人來覘動靜門人危
疑甚俱請釋兵回省先生處之泰然第曰二三子何不講學蓋是時逆濠未死諸奸素通濠得
金錢者多在上左右已萌逆志第以先生在贛不敢動耳世但知擒濠之功而不知其沈機曲
算內戢兇幸外防賊黨撫定瘡痍激勵將士蓋凜凜乎如履春冰矣濠誅四疏乞省葬不允聞
父病亟幾欲逃奔周仲曰夫子思歸一念似亦着相先生曰此相安能不着秋返南昌泰州王
良來謁稱弟子是時陳九川夏良勝萬潮歐陽德魏良弼李遂舒芬及裘衍日侍講席而巡按
御史唐龍督學僉事邵銳皆守舊學相疑龍復以微講擇交為勸先生答曰學者以是心至吾
不忍為一身疑謗拒不與言求真才者譬之淘沙而得金未能舍沙以求金為也時當唐邵之
疑人多畏避同門有方巾中衣而來者俱指為異獨王臣魏良政良器鍾文奎吳子金等挺然

不變相依而起者日衆辛巳五十歲在南昌始揭良知之教聞車駕還宮憂念始舒牌行金谿縣錄陸象山子孫以象山得孔孟正傳其學久抑未彰文廟尚缺配享子孫未沾褒典乃訪各處聖賢子孫事例一體優崇之五月集門人於白鹿洞霍韜過論大學輒持舊見先生曰若傳習書史考正古今以廣吾見聞則可若欲以是求入聖門路譬之採摘枝葉以綴本根而欲通其血脈蓋亦難矣六月赴內召尋止之陞南京兵部尚書乞便道省葬八月至越九月歸餘姚省祖塋錢得洪來受學德洪久思及門鄉中故老猶執先生往跡為疑洪獨潛伺動止深信之乃排衆議率其同里孫應奎等七十餘人通贊見馬時輔臣惡本兵王瓊而先生捷疏每歸功本兵蓋謂平賊擒濠以改提督得便宜行事瓊本謀也輔臣素忌先生以此滋不悅捷奏久不賞肅皇帝踐祚是年十二月語錄擒濠功封新建伯命至適海日翁誕辰捧觴為壽皆歡會遇之隆明年壬午海日翁卒宅憂使門人子弟紀喪因材分任僊居金克厚得監廚後克厚連舉進士語人曰吾學得司廚大益且私之以取科第耳時先生居里謗議日熾言官希宰輔意倡言論劾癸未南宮策問心學陰為詆闢徐珊不對而出聞者曰尹彥明後一人也歐陽德王臣魏良弼等直發師旨不諱亦在取列先生謂子弟曰吾道非耶何為如此在侍者或謂先生功或位崇忌嫉者謗或謂先生學駁宋儒拘泥者謗或謂從游者衆莫保其往不無以身謗曰三

言者誠有之特吾自知處諸君論猶未及知蓋吾前尚有鄉愿意在今只信良知更無掩藏迴護纔做得狂者耳甲申在越郡守南大吉先生為會試分考時所錄士也與論學有悟聞稽山書院聚八邑彥士及四方之來集者環坐常數百餘人海甯董澐以能詩聞於江湖年六十八聞先生學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登門長揖上坐先生異其氣貌禮敬之與之語連日夜澐有悟因納拜稱弟子八月之望月白如洗先生集諸弟子於碧霞池之天泉橋上在侍者百十人酒半行命歌詩諸弟子比音而作翕然如協金石少間能琴者理絲善簫者吹竹或投壺聚算或鼓棹徜徉遠近相答先生顧而樂之遂即席賦詩有鏗然含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之句明日諸生入謝先生曰昔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蓋世之學者沒溺於富貴聲利之場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脫及聞孔子之教始知一切俗緣皆非性體乃豁然脫落但得此意不加實踐以入於精微則漸有輕滅世故闊略倫物之病比世之庸庸瑣瑣者不同其為未得於道一也故孔子在陳思歸以裁之使入於道耳諸君講學但患未得此意今幸見此正好精詣力造以求至於道無以一見自足而終止於狂也十月南大吉續刻傳習錄門人立陽明書院於越城丙戌歐陽德為六安州守謂初政倥偬後稍次第始得與諸生講學先生曰吾所講學正在政務倥偬中豈必聚徒而後講學耶是年錢德洪王畿并舉南宮俱不廷對歸示黃館書曰

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工夫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平日志向鮮有不潛移默奪弛然日就頹靡者四月鄒守益刻文錄於廣德州五月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征廣西思田先是岑猛叛兩廣猛死田州其黨盧蘇王受相結復叛提督姚鏌發四省兵討之二年不克嶺南大困乃特起先生撫勦之秋發越中錢德洪王畿舟中論為學宗旨畿曰先生說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此恐未是究竟語心體既是無善無惡則意知物亦如是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亦未是無德洪曰心體原來無善無惡為善去惡正是復那本體工夫因同進請問先生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二子之見正好相取不可相病汝中須用德洪工夫德洪須透汝中本體二子相取為益吾學更無餘念矣德洪再請問先生喜曰有只是你自有良知本體原來無有本體只是太虛太虛之中日月星辰風雨雷露陰霧鱧氣何物不有而又何一物得為太虛之障人心本體亦復如是德洪工夫須要如此便是合得本體工夫是日各有省十月至南昌父老軍民皆頂香林立填途塞巷至不能行明日謁廟講大學於明倫堂諸生屏擁多不得聞唐堯臣獻茶得上堂旁聽初堯臣不信學比見擁謁驚曰三代後安得有此氣象耶及聞講沛然無疑至吉安大會螺川臨別囑曰工夫只是簡易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真切十一月至肇沿途咨詢岑猛反叛之因由往年當事者處之未當至梧開示恩信蘇受等皆

自縛來歸降者七萬一千人皆開示懲遣歸農踰年春遂班師改田州為田甯府立土官散土
自設流鎮制為交趾蔽先生又以斷藤峽及八寨諸賊盤據反側久毒嶺表乃因討思田歸兵
密與領兵官約束乘其不備襲之而檄蘇受等兵相犄角立功以報左右夾翼誅斬劇賊以萬
計悉定其地霍韜廣人也奏言於上謂思田之亂往時連四省糜費百萬止得五十日小甯而
守仁此舉不殺一卒不費斗粟遂使頑叛稽顙來服雖舜格有苗不過是至于八寨斷藤之舉
獨有八善乘湖兵歸路之便兵不調而自集一也因思田效命之助勞而不怨二也所誅者渠
惡非濫殺報功者比三也因歸師無糧運費四也一舉成功民不知擾五也極惡先誅其細小
巢穴可漸德化六也八寨不平則西東合數千里共窟穴雖調兵數十萬未易平復今八寨平
定則諸賊漸平兩廣樂業七也八寨乃百六十年不能誅之劇寇今平其巢穴即徙建城邑永
不變化為良民八也十月以疾劇上疏請告十一月二十五日踰梅嶺疾甚至南安登舟沿途
候命門人周積為南安推官來問先生曰病勢危亟所未死者元氣耳二十八日晚泊清龍鋪
明日召積入開目視曰吾去矣積泣下問何遺言先生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頃之瞑目
而逝時年五十七歲夙忌先生者從中譖於上朝中有異議壽廢贈諡諸典不行且下詔禁偽
學隆慶改元始贈新建伯諡文成明年子正億嗣封為伯萬歷十二年從祀孔廟

大學問

大學者昔人以為大人之學矣敢問大人之學何以在於明明德乎陽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為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為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鳥獸之哀鳴榘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為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為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為一體也是其一體之仁也雖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於天命之性而自然靈昭不昧者是故謂之明德小人之心既以分隔隘陋矣而其一體之仁猶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動於欲而未蔽於私之時也及其動於欲蔽於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則將戕物圯類無所不為其甚至有骨肉相殘者而一體之仁亡矣是故苟無私欲之蔽則雖小人之心而其一體之仁猶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則雖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猶小人矣故夫為大人之學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而已耳非能於本體之外而有所增

益之也曰然則何以在親民乎曰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與天下人之父而為一體矣實與之為一體而後孝之明德始明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兄人之兄與天下人之兄而為一體矣實與之為一體而後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及至於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然後吾之明德始無不明而真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矣夫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是之謂盡性曰然則又烏在其為止至善乎曰至善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發見乃是明德之本體而即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馬非而非馬輕重厚薄隨感隨應變動不居而亦莫不亦有天然之中乃是民彝物則之極而不容稍有議擬增損於其間也少有議擬增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自非慎獨之至惟精惟一者其孰能與於此乎後之人惟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揣摸測度於其外以為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也是以昧其是非之別支離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遂大亂於天下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驚其

私心於過高是以失之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則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溺其私心於卑瑣是以失之權謀智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則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故方圓而不止於規矩爽其則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劑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亡其本矣故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謂大人之學

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其說何也曰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求之於其外以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也而求至善於事事物物之中是以支離決裂錯雜紛紜而莫知有一定之向今馬既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於外求則志有定向而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矣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則心不妄動而能靜矣心不妄動而能靜則其日用之間從容閒暇而能安矣能安則凡一念之發一事之感其為至善乎其非至善乎吾心之良知自有以詳審精察之而能慮矣能慮則擇之無不精處之無不當而至善於是乎可得矣

曰物有本末先儒以明德為本新民為末兩物而內外相對也事有終始先儒以知止為始能

得為終一事而首尾相因也如子之說以新民為親民則本末之說亦有所未能歟曰終始之說大略是矣即以新民為親民而曰明德為本親民為末其說亦未為不可但不當分本末為兩物耳夫木之幹謂之本木之梢謂之末惟其一物也是以謂之本末若曰兩物則既為兩物矣又安可以言本末乎新民之意既與親民不同則明德之功自與新民為二若知明明德以親其民而親民以明其明德則明德親民馬可析而為兩乎先儒之說是蓋不知明德親民之本為一事而認為兩事是以雖知本末之當為一物而亦不得不分為兩物也

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至於先修其身以吾子明德親民之說通之亦既可得而知矣敢問欲修其身以至於致知在格物其工夫次第又何如其用力歟曰此正詳言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功也蓋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通之條理雖亦各有其所而其實只是一物格致誠正修者是其條理所用之功夫雖亦皆有其名而其實只是一事何謂身心之形體運用之謂也何謂心身之靈明主宰之謂也何謂修身為善而去惡之謂也吾身自能為善而去惡乎必其靈明主宰者欲為善而去惡然後其形體運用者始能為善而去惡也故欲修其身者必在於先正其心也然心之本體則性也性無不善則心之本體本無不正也何從而用其正之功乎蓋心之本體本無不正自其意念發動而後有不正故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念之所

發而正之凡其發一念而善也好之真如好好色發一念而惡也惡之真如惡臭則意無不誠而心可正矣然意之所發有善有惡不有以明其善惡之分亦將真妄錯雜雖欲誠之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在於致知也致者至也如云喪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後儒所謂充廣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馬耳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靈昭明覺者也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者其善歎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歎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無所與於他人者也故雖小人之為不善既已無所不至然其見君子則必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亦可見其良知之有不容於自昧者也今欲別善惡以誠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馬爾何則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既知其為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好之而復背而去之則是以善為惡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意念之所發吾之良知既知其為不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惡之而復蹈而為之則是以惡為善而自昧其知惡之良知矣若是則雖曰知之猶不知也意其可得而誠乎今於良知所知之善惡者無不誠好而誠惡之則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誠也已然欲致其良知亦豈影響髮而懸空無實之謂乎是必實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於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

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為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書言格於上下格於文祖格其非心格物之格實兼其義也良知所知之善雖誠欲好之矣苟不即其意所在之物而實有以為之則是物有未格而好之之意猶為未誠也良知所知之惡雖誠欲惡之矣苟不即其意所在之物而實有以去之則是物有未格而惡之之意猶為未誠也今焉於其良知所知之善者即其意所在之物而實為之無有乎不盡於其良知所知之惡者即其意所在之物而實去之無有乎不盡然後物無不格而吾良知之所知者無有虧缺障蔽而得以極其至矣夫然後吾心快然無復餘憾而自慊矣夫然後意之所發者始無自欺而可以謂之誠矣故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後意識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蓋其功夫條理雖有先後次序之可言而其體之惟一實無先後次序之可分其條理功夫雖無先後次序之可分而其用之惟精固有纖毫不可得而缺焉者此格致誠正之說所以闡堯舜之正傳而為孔氏之心印也

此篇與拔本塞源論皆陽明集中之醇乎醇者也特為刊錄本期讀者宜盡心焉

陽明先生拔本塞源論

理學宗傳節錄

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吾之說雖或暫明於一時終將凍解于西而冰堅於東霧釋於前而雲滂於後卒無救於天下之分毫也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內外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于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讎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為教而學者惟以此為學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為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唯以成德為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于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

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為輕重勞逸為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為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為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智之下者則安於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家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臯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恥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恥其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即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以痺疴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教者不復以此為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為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撮拾修補於煨燼之餘聖學之門牆遂不復可觀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

侈之以為麗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前瞻後盼應接不遑日夜遨遊淹息其閒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岳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辯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偽也是皋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為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為贅疣枘鑿則其以良知為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為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

陽明先生拔本塞源論

選傳習錄

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今謂良知是心之本體)

良知明白隨你靜處去體悟也好隨你事上磨練也好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的此便是學

問頭腦(良知本體亦是可動可靜的)

人若知這良知訣竅隨他多少邪思狂念這裏一覺都自消融真箇是靈丹一粒點鐵成金(克念作聖)

良知是造化的精靈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從此出真是與物無對若復得他完完全全無少虧欠自不覺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間更有何樂可代(無不從此良知流無不還歸此良知)

不可以雲能蔽日教天不要生雲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別善惡但不
可有所着七情有着一俱謂之欲俱為良知之蔽然纔有着時良知亦自會覺覺即蔽去復其體
矣此處能勘得破方是簡易透徹工夫(不着者不執而不舍之謂也若拈得起放得下有什麼罪過)

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
在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嘗作得天的障礙聖人只是順其良知之發用天地萬物俱在我

良知的發用流行中何嘗又有一物超於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礙（參觀下條）

問聲色貨利恐良知亦不能無先生曰固然但初學用功須掃除蕩滌勿便留積則適然來遇始不為累自然順而應之良知只在聲色貨利上用功能致得良知精精明毫髮無蔽則聲色貨利之交無非天則流行矣（與上條參觀）

先生嘗與學者曰一體上着不得一念留滯就如眼着不得些子塵沙些子能得幾多滿眼便昏天黑地了又曰這一念不但是私念便好的念頭亦着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眼亦開不得了（所謂好的念頭着不得者恐人如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之弊）

學問工夫只要主意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為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卻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通於一萬事畢）

良知只是個是非之心是非只是個好惡只好惡就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如鑑）

（空衡平）

先生嘗謂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便是聖人直初時聞之覺甚易後體驗得來此個工夫着實是難如一念雖知好善惡惡然不知不覺又夾雜去了才有夾雜便不是好善

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善能實實的好是無念不善矣惡能實實的惡是無念及惡矣如何不是聖人聖人之學只是一誠而已（純乎天理自無私欲）

近來却見得良知日益真切簡易世儒尚有致疑於此謂未足以盡道者只是未嘗實見得耳近有鄉大夫誚某講學者云除却良知還有甚麼說得某答云除却良知還有甚麼說得（惟此

一事實只要認得真）

區區所論致知乃是孔門正法眼藏於此見得真的直是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此者方謂之知道得此者方謂之有德異此而學即謂之異端離此而說即謂之邪說迷此而行即謂之冥行雖千魔萬怪眩瞶變幻於前自當觸之而辟迎之而解如太陽一出而鬼魅魍魎無所逃其形矣所謂此學如立在空中四面皆無倚靠萬事不容染着色色信他本來不容一毫增減（靈光獨耀迥脫根塵）

殺人須就咽喉上着刀吾人為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雖私欲之萌真是紅爐點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若就標末粧綴比擬凡平日常所謂學問思辨者適足以為長傲遂非之資亦誠可哀也已（先立乎其大）

問靜時亦覺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先生曰是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

便要傾倒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腳踏實地即事而真）

性一而已仁義禮智性之性也聰明睿智性之質也喜怒哀樂性之情也私欲客氣性之蔽也

質有清濁故情有過不及而蔽有淺深也（學問之道復其性而已矣）

理也者心之條理也是理也發之於親則為孝發之於君則為忠發之於朋友則為信千變萬

化至不可窮極而莫非發於吾之一心（心即理理事無礙）

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在性為善因所指而異其名實皆吾之心也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

理心外無義心外無善（一言蔽之心外無知）

孔子無不知而作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此是聖學真血脉路（知乃衆妙之門）

問思無邪一言如何便蓋得三百篇之義先生曰豈特三百篇六經只此一言便可該貫以至

窮古今天下聖賢的話思無邪一言也可該貫此外更有何說此是一了百當的工夫（問邪存其

誠）

問知行合一先生曰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却未嘗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

言宗旨(必慎其獨)

後世人心陷溺禍亂相尋皆由此學不明之故只將此學字頭腦處指撮得透徹使人洞然知得是自己生身立命之原不假外求如木之有根暢茂條達自有所不容已(病必治其原)

良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求天下無事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見善不啻若己出見惡不啻若己入視民之飢溺猶己之飢溺而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之溝中者非故為是而以靳天下之信己也務致其良知求自慊而已矣堯舜三王之聖言而民莫不信者致其良知而言之也行而民莫不悅者致其良知而行之也是以其民熙熙皞皞殺之不怨利之庸施及蠻貊而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為其良知之同也嗚呼聖人之治天下何其簡且易哉

選傳習錄

品 書 錄

中華民國廿九年十月

陽明學社刊行

選傳習錄

非 責 品

中華民國廿九年十月

陽明學社刊行

710-56